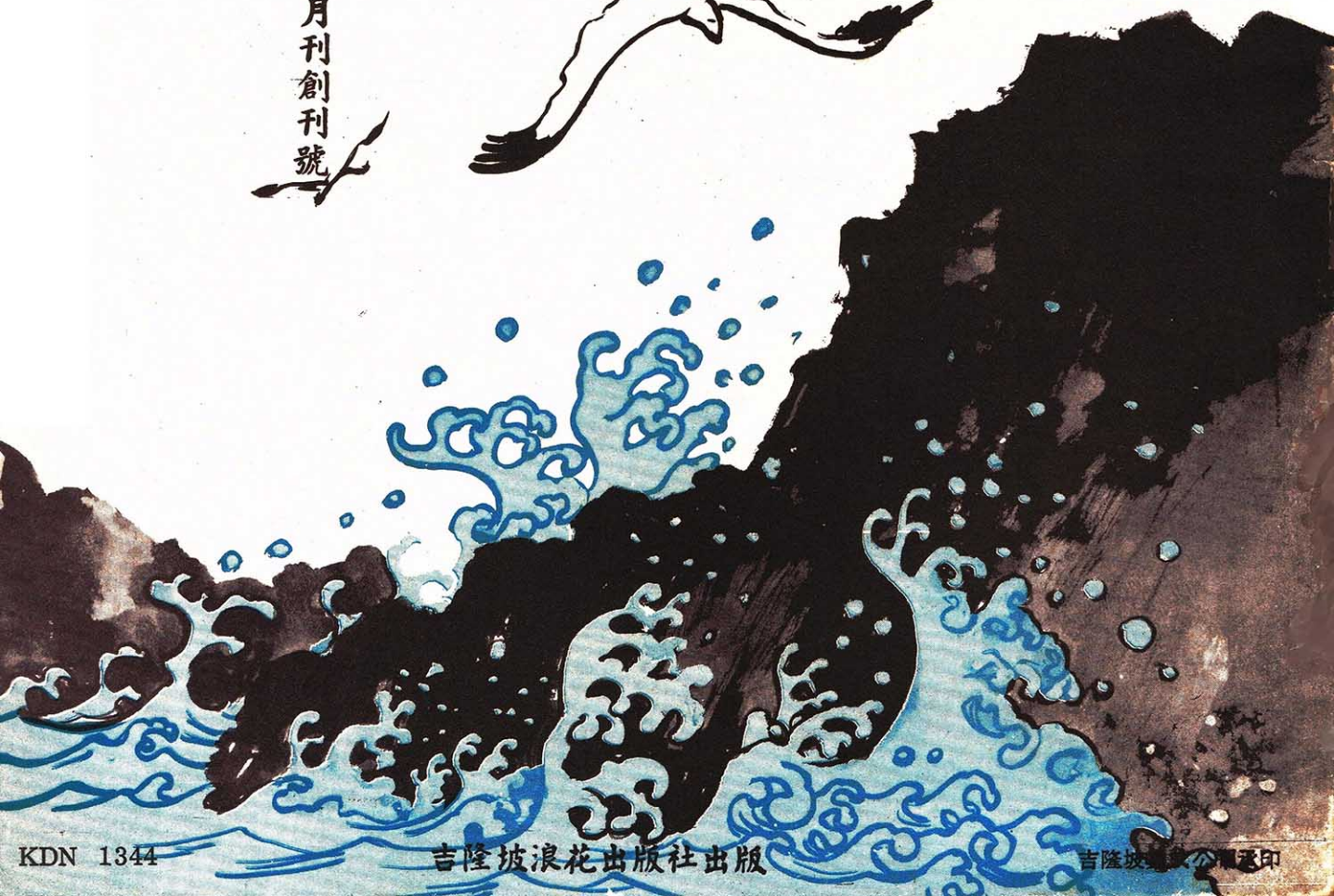


浪花

文藝性月刊創刊號



鄉情里訊皆是文章 · 土地河山無非錦繡

浪花

創刊號

出版者：浪花
 編輯者：浪花
 承印者：吉隆坡集成公司
 出版日期：一九六五年五月廿五日
 本社地址：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L.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馬來亞聯邦政府批准証字 KDN 1344)

目

錄

(一) 開頭的幾句話	- - - -	編者	(1)
(二) 屈原作品的特色	- - - -	陳明芳	(2)
(三) 禮物	- - - -	朱洲	(4)
(四) 不倔的人	- - - -	江瀾	(5)
(五) 挑泥的姑娘	- - - -	程遠	(6)
白鴿——飛翔於這世界吧	- - - -	橡夫譯	
(六) 評生活的鞭子	- - - -	力羣執筆	(7)
(七) 會見記	- - - -	毅之譯	(9)
(八) 海的啟示	- - - -	草人	(11)
(九) 人生享受論	- - - -	周新	(12)
(十) 告別峇河	- - - -	許紅	(13)
(十一) 煙影	- - - -	柳遠	(14)
給舞女	- - - -	楊史堅	
(十二) 發霉的日子	- - - -	麗梅	(15)
(十三) 火的道路	- - - -	史	(16)
(十四) 時代的浪花	- - - -	少基	(20)
編后話	- - - -	編者	
(十五) 賀詞，商業廣告	- - - -		(21 - 24)

徵稿簡約

- (一)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下列各種稿件：
 - 1 小說，詩歌，散文特寫，述記，雜誌，隨筆，戲劇，寓言，童話等。
 - 2 文藝理論，文藝批評，青年修養及鄉土介紹。
 - 3 外國及本國翻譯品。
 - 4 漫畫，木刻，素描，攝影等美術作品。
- (二) 來稿請用方格稿紙抄寫清楚，勿兩面寫。
- (三)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四) 經本刊發表後之作品，本刊有權採用以出版叢書。
- (五) 來稿如欲退回，請附足郵費及寫上地址之信封。
- (六) 來稿請寫明作者之真實姓名及中英文住址，唯發表時筆名聽便。
- (七) 來稿一經刊載，當酌奉薄酬。
- (八) 請勿一稿兩投。
- (九) 來稿請寄本社編輯部。
 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uala Lumpur.

我們拿這刊物和大家見面，心里頭總感覺到有點戰戰兢兢，一方面怕水準太低，另一方面又怕得罪別人。老實說，我們喝過的墨水不多，對文學這一門是門外漢，既不精於藝術創作，也不善於鑑賞作品，這本刊物的份量不夠，登不得大雅之堂，那是自不待言了。如果有人問我們為何出版，我們也拿不準應該怎麼回答，只好吱吱地說是「玩玩」吧了！

我們只依稀地感到：「這是苦悶的時代！」許多有抱負的人正在過着苦悶的日子。有的還能潔身自愛，沒精打彩地跟着大伙兜走，有的却意志消沉，隨波逐流而墮落了。有的雖滿口仁義道德，但却一肚子男盜女娼，有的今天說全生，共患難，明天一有機會坐小汽車，坐冷氣房，過去的朋友就變成了今天的陌路人，還有的則安份守己，閒哉悠哉地作着那溫柔鄉的美夢。

這是一幅「苦悶」的畫面，一些人已經坐太空船飛向月球，一些人却還裸露身體，打魚狩獵為生；一些人滿腔熱血，衝鋒陷陣，一些人則貪圖富貴，醉生夢死。

我們都是翻了不少筋斗的青年人，過着漂流不定的生活，對周圍的一切，總有一些抱怨，可惜一肚子怨氣無從發洩，因此，不得不想個變通的辦法，自己來搞個刊物，來個有話說話，有屁放屁，不管別人會不會白眼，總比縮在牆腳，悶悶不樂來得痛快，乾淨和利落。

我們都是爽直的人，在這刊物上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我們也講究藝術，技巧，決不橫

衝直撞，打得過的大可公公開使用硬功夫，幹他一場，打不過的只好使用內力「隔山打狗」暗暗地送他一掌。

在這個社會里，美好的不能歌頌，醜惡的又不能盡情地咒罵，言不由衷，話不由己，多講兩句又要左顧右盼，提心吊膽，裝聾作啞吧，又心有不甘，因此我們只好盼望讀者們盡量給予合作，不管哪一門，哪一派，也不論是輕功，內功或硬功，只要能夠打「人」的，就盡量使將出來，好替大家出口怨氣，我們以及一切受苦受難的人們都將感激不盡。

文學往往是為社會服務的，是現實社會集中的反映，又轉而影響現實社會，新的文學是大眾的文學，是替最大多數人服務的，目前這類文學在馬華文壇上來說畢竟是寥寥無幾，而具有現實主義思想的健康讀物也僅僅能夠看到一二，這當然有其客觀上的困難和限制，但主觀上努力的不夠，也是不容我們否認的事實，浪花是一個難產的嬰兒，她是經過了不

開頭的幾句話

編者

我們不敢抱着太大的希望，只願腳踏實地地向前輩們學習并替一般愛好文藝的青年朋友們盡一點棉力。

俗語說：牡丹雖好還需綠葉扶持，浪花的出版雖然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不能獲得廣大愛好文藝青年朋友的支持，她也絕對不能開出美麗燦爛的花朵來，由於我們人手的不夠和編輯經驗的缺乏，因此，我們請求各地文友們多多賜教，多多批評，塊枯瘠的荒地變為肥沃的良田。



屈原作品特特色

陳明芳

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博得人民愛戴的偉大詩人。他作的詩被保留下來雖然只有二十幾篇，而內容却是無比豐富的。他採取民間藝術形式，吸收大量的民間口語，在古代中國的詩歌史上創造了一個新的形式，這便是所謂騷體。郭沫若先生說得好：「愛祖國，愛人民，愛自由，愛正義的詩人是會永遠不朽的。」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他思想與感情正是緊緊地聯系着國家和民衆的命運，他用他全部的生命來創造他的詩歌，而他的一生，就是一首不朽的可歌可泣的悲壯史詩。生活在今天的我們，讀了他的詩篇，還是能夠得到很大的鼓舞與啟示的。

它的形象可能是現實中有的，對於它最重要的是表現作者對理想的強烈追求。屈原有進步的政治理想，也有強烈追求理想的精神，最後更以自己的生命相殉於理想，詩人強烈追求理想的精神在作品中表現得很突出。如離騷，這篇詩敘述了詩的政治理想，他的不爲當時楚國腐敗的當權派所容，並且說明了他對理想的堅持，對惡勢力的決不妥協；然後以種種想像和比喻來說明他的孤獨困頓，達到不可忍受的境地；但這不是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詩人所願意做的。於是詩人通過幻想虛構來表現他對理想的追求，爲了理想，他不辭勞苦，他說：

因爲前面的路程是這麼遼遠，又遼遠……更何況我還要上天下地追求我的理想呢。

然而當他終於什麼都沒有追求到時，他深深地慨嘆道：我懷抱着滿腹的熱情而無處傾吐，唉！我怎麼能忍受到死啊！

詩人追求理想的急切和求之不得的失望痛苦的心情，我們完全可以體會到的。後來他向卜師和神靈叩問行止，卜師和神靈都勸他離開楚國，但他却是那樣愛戀他的國家，他的鄉土，他完全不能和它別離，於是他就想到了只有以死來殉他的理想。

既然沒有人能與我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那麼像彭成身的身世便是我的歸宿了。

同時，詩人的酷愛高潔，堅定的品質修養，追求高尚人格的精神，也是堅持理想的一種表現。這種追求理想，堅持理想的精神，是積極浪漫主義的特點之一。

屈原作品的另一特征，就是對於現實感受的主觀抒情的創作方法。屈原所處的時代是東周末期，封建社會已經開始，那時的現實要扼殺詩人的美好的理想。詩人一生的歷史，便是同腐敗貴族集團抗爭的歷史。詩人遭受這羣出賣楚國的無耻小人的排擠，陷害，過着多年的流放苦難的生活。眼看這羣結黨營私的小人，胡作非爲，而君王又是那樣昏昧無能，想起祖國暗淡危險的前途。人民的多災多難，詩人的心能夠平靜嗎？不！那股長期爲怒火所燃燒，悲淚所浸染的激動的情緒，絕不能壓抑而不噴射發洩出來！於是詩人寫出自己的冤屈，發抒了憤怒的激情：我不喜歡歌功頌德，使我陷於憂困，我按壓不住要抒發我內心的憤憤。我要將我這些感受都給說出來，將這一切告訴君王，使他早日明白。

爲了解釋楚王對他的誤解，不致輕信讒言，詩人唱

屈原的文學創作，走的是浪漫主義的道路，他是中國第一位偉大的積極浪漫主義的人。他的作品，充滿着浪漫主義精神。一般說來，浪漫主義的特點是按照作家所期望的那樣來描寫現實，那是說，它不是按照現實的本來樣子去描寫現實。積極浪漫主義雖也要求本質的真實，但却不一定要求細節的真實，它常常通過飛騰的幻想，大量運用誇張與象徵的手法來創造形象

道：

我恐怕我的情意不能讓你相信，
所以才一再表明自己的苦心。

(惜誦)

他先用這種方法接近楚王，說服楚王，取得懷王的信任，然後運用懷王的威權去消除阻力，推行「美政」，以解救人民的痛苦，可是楚懷王始終不悟，聽從讒言，疏遠他，在這種含冤莫白的情況下，詩人唯有向神明(大舜)去表現他的赤誠忠貞了：

縱使我在不幸的絕境中喪失生命，
但，自顧當初的用心，我是絲毫無有悔恨。

(離騷)

在悲痛之餘，詩人這樣的自我慰解：

爲了說明我的思想，我寫着我的小詩，
這只能是聊以自解而已。

(抽思)

這種自我抒情的氣氛，正顯示着濃厚的浪漫主義情調。

由於現實的艱難醜惡，致使詩人的理想不能實現，而本身又遭受譏諷與放逐的雙重壓迫，生活顛沛辛苦，精神也悲痛憂悵，因此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浪漫主義的情緒，難免帶有濃厚的傷感情調。

我遇到災難和毀謗；亂七八糟，
這簡直使我受着束縛，沒法開交。

(惜誦)

太多的煩亂和冤屈啊，
無從抒發，都停滯地陷在內心。

詩人的心情是異常沉痛的，而這種悲苦本質上是根源於愛國愛民。對於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詩人深深地歎惋：

可哀憐的是人民生計的多難、困苦，
長長的太息，止不住我眼淚的傾流。

(離騷)

老天爺，你太糊塗了，
爲什麼讓百姓們在動亂的生活中悽惶，

瞧，他們在顛沛流離，彼此失去了依仗，
爲了逃避災難，自東遷後，那是正當二月的時

(哀郢)

詩人是多麼地關懷人民的苦難啊！

在那個混濁的社會裏，有些原有德操的人，受環境的感染影響，也變節從俗，趨炎附勢了。

我並不担心這些草木的枯萎零落，
我引爲悲哀的，却是他們荒廢得太多。

(離騷)

蘭和芷已經變得沒有香味了，
荃和蕙也都變成了茅草。

我要問：爲什麼往日的香草，
今天竟變成了荒野地裏的蕭艾啊！

(離騷)

眼看這般有品德學問能爲國家人民作一番事業的人才變質易行，詩人深深地感傷啊！

國家的前途堪悲，人民的苦難堪悲，一般人才的墮落合污堪悲，再聯系上詩人自己悲哀的遭遇，遂使詩人愁苦苦心，悽愴欲絕。

我的前胸和後背像是要裂開一樣，
我的心靈鬱結，痛苦無法埋葬。

(惜誦)

把我委屈的思想扭搓成佩帶，
把愁苦編結起來，懸掛在我的胸前。

(悲回風)

社會黑暗，苟合取巧的媚態已成爲小人的生活常態，而詩人的憂鬱愈積愈深，在絕望中想到不如早死。

沉重、憂鬱、不安，我是這般地寂寞。
我孤獨地被這個不幸的世紀所困厄，

寧可早些死掉，或者讓靈魂去飄泊也好，
我實在是不忍心作那種醜惡啊！

(離騷)

這是詩人噙着悲憤的淚水的哀鳴，這種悲傷的情感

是出自心底深處，是深厚而真摯的，同時是根源於愛國愛民的。讀了這些詩篇，我們不禁地跟着悲痛起來。

× × ×

三

屈原作品中浪漫主義另一特點是反抗現實的叛逆精神。屈原是個有一貫遠見與卓識的政治家。同時也是個澎湃的詩人。他具有堅強的意志，而他的倔強的性格，導致詩人不能忍受現實社會的醜惡混濁，因此毅然地揮戈痛擊了腐朽荒淫的當權派，無情地揭露了黑白顛倒，玉石不分的社會，以及他的與此決不相容的憤激情緒，不屈不撓的頑強抗爭，充份顯出詩人鮮明而突出的反抗精神。

政治的壓力放逐的折磨，一切的災難都不能消滅詩人的憤慨：

我個人這些年遭受到災害，
可不能轉變的是，我這顆憤怒的心。

(思美人)

詩人崇高的操守，也毫無改變。
我不妨把方的東西，改削成圓的，

可是，合理的法則却不能遠離。

(懷沙)

對於那些苟安享樂，貪婪無厭，諂媚取巧，陷害賢良，誤國殃民的腐敗的貴族親秦黨人，詩人不容氣地給以嚴厲的指斥：

想起那些荒唐的小人，迷戀個人的享樂。
他們的前途真是幽黯，危險，多阻而且狹隘。

(離騷)

那麼多的人都在貪婪地追逐，
追逐個人的利益，永遠不會滿足。

寬恕自己，猜疑別人，
甚至連他們之間也勾心斗角地互相嫉妒

在當時那個「混濁」的社會裡，正是黨人們橫行無忌爲非作歹的天堂，但詩人却卑卑地說：

你瞧，那村犬在成羣的狂吠亂嚷，
只是爲了牠們所認爲奇怪的形象，
至於，對豪傑猜忌，對英雄毀謗，
那自然是庸俗的人所習慣的伎倆。

(懷沙)

詩人有他的潔淨和正直的心靈，他不願逢迎楚王，也不甘附和小人，他對這羣黨人是「異道而不能相安」的，詩人自己表白道：

我不喜歡往高處爬，
我也不屑往低處走。

(思美人)

飛得太高的鷹隼是不能合羣的，
自古以來便是理所當然。

爲了祖國，爲了正義，詩人準備反抗到底，堅持到底，他說：

但，我還是決不猶豫地正道而行，
毫無疑問，我將在這多難的時代，一輩子懷惶

(涉江)

他和那些小人是毫無妥協的餘地！就是把生命送走了，也在所不懼。

只要我內心所認爲正確的，
縱使交出生命，我也不能絲毫悔改

(離騷)

我是不能改變的，縱使我的肢體四分五散，
難道我的心會由於受了威脅而動搖張惶？

(離騷)

屈原對於楚王的反覆無常，昏庸無能，不辨賢愚，而又剛愎自用也不客氣地給以暴露，這種激烈的直接批評與責備君王的態度，也表現了詩人浪漫主義的反抗精神。詩人大胆地說道：

當初你既然和我講妥，

禮 物

朱 洲

過年過節要送禮，這是祖先遺留下來的禮節。雖然送禮會使窮人加重生活負擔，不過人們都說有禮便有情。因此像我這樣的窮小子，爲了混一口飯，每當過年過節時，也就只好苦着臉束緊腰帶，與人湊湊熱鬧。

雖然我很害怕接到人家的禮物，但今早我却意外地接到了一份心愛的禮物，一盆雅麗的萬年青。

這一份禮物，是一個多年來不得一見暢談的好友、輾轉地託着人，歷盡不少的時日，好不容易傳到我手中來，就這一份情意，也已是够溫暖我的心了。

不知道朋友花了多少心血，才把這盆萬年

青培植得這麼綠油可愛，牠充滿着青春的光輝，洋溢着生命的活力。

在綠葉叢中，還附帶着一片白紙，我小心地把它拿起來，紙上寫着幾行剛勁的字句——

人不能長生不死

愛可以長存不滅

青春如果已閃光

黎明必定要到來

望着綠油的萬年青，我領會了朋友的深情和愛意；讀着白紙上的詩句，我體會了朋友的志氣與理想。

我謹慎地將萬年青放在書桌的中央，好教我能容易地凝望牠，然後捧在窗邊的那一盆心愛的仙人掌——以我的熱情滋潤着。會隨我到處奔跑過的仙人掌，慎重地囑託給友人，請他設法送到我思念的朋友手中去。

君王因而怒氣不息地對待着我，
他也不辨別一下是非。

我並不計較，縱使我的身體和榮譽都湮沒了，
我担心的是君王被蒙蔽，糊里糊塗。

我說不完我的言語，我走向前面的那條河流，
悼惜我得不到糊塗的君王的了解。

作爲一個積極浪漫主義的詩人，屈原，在他的

作品裡，浪漫的色彩是非常濃厚和顯明的，這賦予他的作品一種新鮮的生命和力量。在屈原的作品中，大多數的詩篇是直接呼喊出自己對現實的不滿和抗議，表達出他的激昂，悲憤，沉痛。抑鬱的強烈感情。這正是詩人橫溢的浪漫主義的激情。

(未完)

不倔的人

江 瀾

黃昏的陰影
侵蝕着，沒有堆
燦的晚霞，炭色
的雲在空中蹣跚
，冷風夾着飛舞
的毛毛細雨，散
落了整個城鎮，
給帶來了淒涼悲
涼的暮景。

上完了補習
課，看這場雨是
不會在短時間內
停下來，只好穿
上雨衣，冒雨趕

着回住宿的地方。

街道是冷清的，行人是那麼寥
落，我放開脚步走着，腦海裏却浮
蕩着剛才難堪的一幕，主人冷寞的臉
色和高傲的態度，看了心裏老不舒服
，更使人生氣的是那幾個不爭氣的小
鬼，測驗常常不及格，上課又不專心
聽講，就是愛胡鬧，使身為家庭教師
的捱受了多少的委屈與難堪，有時候
真想辭掉不幹，但一想到飢餓的威脅
，總又得忍氣吞聲下去。

穿過了昏暗的小巷，打從後門閃
上了樓梯，心想毅回來了，工作也
許有着落呢，想着，高興的叩着門扉

「毅，開門啦」房裏沒有反應。

大力把門推開，扭亮了燈，沒有
毅的影子，這由樓尾割出點地方隔成
的小房子，讓黯黃的燈光裝滿着。這
小房子除了安置我本身之外，還住着
另外一個年青的友伴——毅。

攤開了桌上的稿紙，準備埋頭寫

一些幾天來生活上的雜事，但寫來寫
去總是寫不成，心緒就是那麼雜亂，
思惟在開小差。

今晚腦子真不濟事。懊惱地把稿
件拉開，拉起身子來回地踱着，心中
在担心着毅為什麼還沒有回來。

房子里空氣愈來愈沈悶，連吸進
一口氣也像有很大的壓力壓住胸膛，
這煩躁的情緒怎能受得了，猛地
把窗大力一推浪那寒冷的風夾着雨滴
洗刷掉胸中的積鬱。

窗外，暮色愈來愈濃厚，雨是
大了些，夜空像是嚴酷的魔鬼踽踽着
，巷子裏黑色一片那來毅的影子。

「噓……」自己竟莫明的嘆息着
，在這苦雨淒風的夜裏，也許易於引
起落泊的人對自己遭遇感懷吧。

過去生活的回憶給予的懊喪與失
望，使我懂得許多美麗希望幻滅了
，想起那遙遠山城林裏的家，想起
讓生活重擔壓扁了腰的父母蒼老臉容
想起了年幼弟妹們稚氣的笑臉，我的
內心只感到慚愧，我能沈倫而讓自己
毀滅嗎，能讓父母弟妹失望嗎，冷寞
的人間，殘酷的現實並不能挫滅對生
活追求的勇氣，我心中起了一陣激動

「篤……」一陣急促的叩門聲。
門打開了，站在門口的却是讓雨
淋的滿身濕透的毅，張着失神的眼睛，
臉色蒼白的怕人。

「毅，你怎麼了？」我焦灼的等
得着他的回答，他顫動着嘴唇，却又
沒說什麼，把身子大力的投在椅子上
，石膏像般一動不動。

看着他欣長的瘦影，心底深處泛
起了悲哀的情緒，這多年的生活友伴
，過得是困苦顛波的生活，年青的心
裝滿着過多的生活烙印，沒有家，沒
有親人從小就養成了那堅毅不屈的精
神，在飄泊生涯裏創造自己的春天。

「毅，到底怎麼一回事？」我
再也奈不住了。

「挨打了。」

「挨打？」我驚疑住了，這是否
能的嗎，我在思索。

「是誰？」我有點激動。
「誰，我也不知道？」他略停了
一下，平靜了激動的感情「當我回至
巷口時，從暗處閃出了幾條大漢，身
上挨了他們幾拳，還被推下溝渠裏」

「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還不是那些漫畫鬧下了禍。」
他憤激的說。

我明白過來了。
毅是一個對漫畫有相當修養的青
年，常喜歡描一些諷刺現實社會的作
品投到一些刊物去，因此他失掉了工
作，如今又得罪了這些人，惹下了禍
根。

看着這靈魂遭到損害的伙伴，
我感到憤激與同情。
夜的雨正打响着屋脊，沙啦沙啦
，思潮就像那暴漲的河水，猛烈的波
蕩着，傾瀉開來。

為什麼讓不幸的事情都落在落泊
的人身上，讓痛苦的人更痛苦，讓悲
哀的人更悲哀。現實社會到底是無情
與殘酷的，不是嗎？兩顆年青的心正
遭受到鞭撻與損害呢。

「毅，不要難過」我安慰着說。
我們對望着，兩顆年青的心漸漸
融洽在一起，相互展開青春的笑靨。
「江，我想離開這裏。」毅對我
說。

「離開？到那兒去？」

「到A地方去，今天，接到A地
朋友來的信，他們正在搞一份刊物，
不過却缺乏會漫畫的助手。他們邀我
去跟他們一齊工作。」

「A地，那邊的環境不是比這邊
更困難，更複雜嗎。」我勸阻的說。

「是的，反正在此也沒什麼事做
，跟他們在一起搞些有意義的工作也
是好的，環境的複雜與困難在已是
習慣了，長久以來風雨生活的磨鍊，
還捱不起嗎？」他似乎在笑我有着過
多的顧慮。

我無話可說。面對着這將要離別
的多年生活友伴，心中有說不出的萬
千情緒。

他看我默默無言，知道我心裏在
難過。

他從抽屜裏取出一張他的自畫像
，在背後疾快的寫了一些字交給我。

「這算是我們離別前的一點小禮
物，你收下吧。」
像的背後寫得是：「能經得起暴
風雨考驗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我知道，這是簡錄一位青年作者
的話，毅就是一個那麼倔強的人，他
那沈毅堅忍的性格使他克服了重重的
困難，這幾年來，他給我的幫助與鼓
勵太大了，如今他又給我這句話鼓舞
我對生活的勇氣，我不知道應該怎樣

的感激他。唯有伸出那友誼之手互相緊緊的握着。
滯重沙啞的叫聲擊跳着生命的脈搏，在風雨的
夜空迴蕩抖動着，夜已是很深了。

夜愈深，天氣愈是寒冷，在昏暗的燈光下，我們不感到疲累，我們珍惜這短促的時光，各自在道出自己的理想，在談着未來的生活目標。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生活是一場無休止的戰鬥」擺在眼前的還是一條漫長艱苦的道路，風雨的日子還多着呢，但是我們準備迎接它。

第二天，風雨後的天空是明朗的，街道上跳躍着斑斕的金色陽光，生活的道路就像這變幻的天氣，時晴時雨。

我和毅提着簡單的行裝走出巷口，朝向火車站走去。

途中，毅感慨地說：「生活把我們聚在一起，生活却又把我們分開。江，你會感到難過嗎？」

「難過的情緒是有的。這又算得什麼呢。」我盡量壓抑着自己的感情。「其實，在這激動的時代裏，還有許許多多的事等着我們去做，短暫的傷感又有什麼關係，也許在日後我們又會讓生活及工作聚在一起呢，不過，我相信你不會使我失望，落泊的生涯將使你永遠是一個不偏的人，燦爛多彩的明天將是屬於你的。」

「但願如此。」毅微笑的說。

「嗚……」氣笛尖銳地嘶叫着，祖國南下的列車緩緩地開着，緊握着熾熱的手分開了。

「祝福你，毅。」

「江，祝福你。」

去了，遠了，眼圈潤溼了，漫漫的生活長路，毅又飄泊到另一方，在那裏，他的生命將像初昇的朝陽一樣，活得更燦爛，更光彩堅強。



挑 | 泥 | 的 | 姑 | 娘

我工作的地方，
恰好面對着建築工場，
每天只要我的視線向外，
便可看到這羣生活的鬥士——
挑泥姑娘，

辛勤地站穩在她們工作的崗位，
穩健地挑着泥灰來回地向高高的木架上，
她們並沒有畏懼和恐慌，
生活把她們磨練的剛強。

一天，樓房的主人和他的女兒，
來看他們的樓房。
那姑娘的衣著入時，
口唇搽得紅紅地，
看了使人有點眼慌。
她的腳踏在工場的地上，
便東張西望，

看到工人四周的泥漿，
和工人們滿身的汗灰骯髒，
便忙捲起她的衣裾噓着嘴嚷：
「呀！爹地，這種地方那裏好叫我來觀賞。」

她翻眼把挑泥的姑娘一瞧，
便往轎車跳上
嘴角還浮露着卑視輕蔑的笑。

呀！姑娘，
妳笑甚麼呢？
鄙視勞動的人使人厭惡，
熱愛工作的人使人敬仰，
就像挑泥的姑娘那樣。

——程遠——

白鴿 —— 飛翔於這世界吧

東華·華蘭作
橡夫譯

在人類尖銳的相互猜忌中，
你飛翔於這世界上，
白色羽翼招展和平相愛，
共同生活的旗幟隨之飄揚。

白鴿，飛翔於這世界上吧！

吹送你那夜晚中吸來的新鮮空氣，
使花兒欣開，
讓唇兒歡笑。

尚未絕望的人，
呼吸那欣欣向榮的新鮮空氣吧，
以和平的信心充實這世界，
吹送生氣到沉沉酣睡的黑夜。

曾經叛逆的人，
終結了生命、化作飄蕩的塵埃，
你們的世界隨朽木共沉淪，
這生活鏡子裏，新生的力量
正光芒四射。



子鞭的活生

· 筆執羣力 ·



馬華文藝的發展，在舊社會裏雖然遭到種種殘酷的打擊和迫害，也儘管有些文藝工作者由於受不了客觀現實的折磨而振作不起精神，離開了他的文藝寫作崗位；可是，馬華文藝的發展却不會爲此而裹足不前或趨于死亡，相反地，它總是緊隨着觀客現實的發展，並與黃色文化的斗争過程中緩慢地生長起來的。

近幾年來，「小茅屋」「青青草」「陽光與霧」「沙河岸上的戀歌」「青春的哭泣」「遲亮的早晨太陽」和「生活的鞭子」……等文藝創

作的相續出版不是鐵一般的證實了這問題嗎？在苦難的歲月裏，對於那些能够站穩立場，認清目標，繼續文藝創作，通過現實主義作品揭露現實社會，黑暗，並歌頌和扶植那成長中的新生力量的作家；我們除了尊敬他們那種勇猛前進，毫不妥協的戰鬥精神之外，同時對待每一部馬華創作的出版是沒有理由不感到高興和加以重視的，也正由於我們珍惜着每部本地作家辛勤勞動的結晶品，深切地關心馬華文藝的發展前途，希望本地創作能有更高的素質，發揮更大的教育作用，因此，憑着一般年青人的熱情，我們願意時常將對馬華作品的一些芻見提出，希望它能激起更多人的研究，以便拋磚引玉，增

進我們正確的文藝知識。

最近，我們討論的是謝明君的中篇小說，「生活的鞭子」。

我們認爲：評價一篇作品的好壞，首先是決定於該篇作品的主题思想是否正確和健康，對人民羣衆起着怎樣的影響？那麼「生活的鞭子」的主题思想是什麼呢？作者通過一對知識份子夫妻的悲慘遭遇揭露了舊社會的黑暗與罪惡，同時並對知識份子的那種高傲、自負、任性暴躁、與非羣衆性的思想毛病給了嚴厲的批判，認爲要制止各種各樣悲劇的產生，唯有參加改革不合理社會制度的斗争。沒有疑問，這樣的主题思想，在此時此地是有着它一定的進步意義，這也就是「生活的鞭子」在馬來亞祖國的社會裏爲什麼會得到羣衆的歡迎，一版又再版的主要原因。謝明君一向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場，對現實社會的醜惡敢罵敢寫，並能爲被迫害的悲慘社會人羣而哭泣同情，鼓勵他們爲生活而奮鬥的崇高精神，是值得每位馬華文藝工作者借鑒和學習的。然而，一部健康的文藝作品如果要在羣衆中起着深廣的教育和影響，它是不能單靠只有進步或明確的主题思想，它還必須要有對生活真實而富於表現力，即創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那麼，「生活的鞭子」有沒有很好地通過生動的、真實的人物活動與生活事件的刻劃，集中地、完整地體現主题思想呢？我們認爲有些地方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譬如在刻劃人物方面，陶延齡這人物性格的刻劃就顯得有點不够真實；知識份子在新社會多是出身於小資產階他雖有進步的傾向，同時又擺脫不了本階級所具有的落後性，而陶延齡這個人物呢？

「……一連兩個多月，我找過了好些學校，銀行我的鞋底都走得開了「天窗」，但工作依然無着落……」。

正當我感到煩惱的時候，忽然接到好的來信，我快快地讀了再讀，坐着讀個不够，又躺下來讀，讀得滾瓜爛熟，沒想到我的快樂，很快地就被藤子

裏母親和客人的談話聲所驅走了。

阿齡在那家公司「吃頭路」？

「唉！別提了，他畢業了兩個月外還找不到「空頭」呢？」

「我舊時唔是講過囉，免使這麼鑼去給他讀冊，好看人家那些大頭家，半個字也唔曉。」

「這些話。像針一般地刺痛了我的心。我從牀翻起身來，穿了衣服，匆匆忙忙地走出去。」

「我在馬路行地走着，不覺間走到郵政總局旁邊的安德遜橋。我默默地望着橋下污濁的河水，想到自己當初滿懷的壯志，如今却被這冷酷的現實打得粉碎，不禁傷感起來。我開領悟到了人生原來祇不過是這麼一回事！既然如此，一個人活着又有什麼意思呢？我想跳下去，了結此生……」。

而作者雖然要表現陶延齡這人物的幻想不着實際，經不起現實考驗的思想毛病，可是却沒有真實的、生動的描寫他的幻想和現實的矛盾，已至幻想破滅的經過；而只是通過他畢業後兩個多月找不到工作，由於聽到母親和客人的刺耳談話，就激起了他的悲觀情緒，甚至走到外面的橋上去想自殺。我們認爲這樣的描寫是相當的概念化，不能真實的表現這人物的性格，同時陶延齡的思想感情在這裏的發展是相當的微妙，當他讀着白蘋的信非常高興之際，但聽了母親和客人的幾句交談即刻就會變成萬分之傷心？甚至還走到橋頭想自殺？

其次陶延齡和傅白蘋本來是一對恩愛夫妻。可是當白蘋受辱於袁虎而把經過告訴陶延齡時。延齡聞言之下，馬上把憤怒集中在妻子身上甚至怨她「爲什麼不死」，當白蘋瘋子似的，哭哭啼啼地出衝房去，陶延齡也不阻攔她，心情連絲毫的矛盾也沒有流露。後來傅白蘋回家，冰兒匆忙奔進屋裏告訴陶延齡，延齡即刻憤怒地咆哮着「哼！你叫她給我滾，我不願見這不要臉的女人。」我們以爲陶延齡這人物是有着死愛面子和榮譽的觀念，傅白蘋被袁虎污辱後是有被趕出去的可能性，但白蘋究竟是延

齡的愛妻，當白蘋走出到死的這個過程裏，思想感情應該會產生極端的痛苦和矛盾，但作者却沒有很好地體現他的心理矛盾的複雜過程，而只是生硬硬地把他寫成只會對妻子憤怒和責罵，看來他對妻子好像向來就沒有感情似的。可是當白蘋自殺後，作者筆下的陶延齡的思想感情却又轉變了過來，他常常為失去傳白蘋而痛苦，懊喪和難過，甚至為了麻醉自己而走進酒吧裏，半醉半醒下滑過了那急，想侮辱酒吧女郎。這樣的處理的確會使人感到傳白蘋這人物的思想感情的發展是不大連貫的？同時也說明了作者還不能很好地概括陶延齡這一階層人物的思想特點，按照其思想感情的客觀發展基礎加以看實表現和批判，譬如陶延齡最後悲慘的死去，作者在「序里」說：「……這樣的悲劇就只有在我們這樣的社會才有上訴的可能性；相反的，在一個不同的環境裏，雖然也有類似陶延齡的人物，但他一定會在朋友們的批評和幫助下，逐步地克服自己的缺點，使其不致釀成這樣悲慘的下場。基於這一點，我才把陶延齡推向了死亡的邊緣，老實說，我想這種種辦法企圖把他從死亡線上挽救回來，然而，結果我却無能為力，只得眼睜睜地看着他死亡……」我們不大贊同作者的這種見解，像陶延齡這樣的人物：「……他已顯示了他的進步性，儘管這種進步是緩慢的，是被迫的，有時，在他苦悶時，壞的思想感情仍舊會不知不覺在他頭腦裏活動了起來，使他常陷在矛盾的狀況中，可是，只要他繼續不斷地努力，這一切是可以克服的。」（序：作者論）。「在蕭嚴明的教育和指示，以及在他參加勞動工作和實際鬥爭的過程中，陶延齡被改造過來的條件是肯定存在着的，可是，他會沒有活下去可能性嗎？我們以為，他不但能活下去，也可能會長起來，不見得在我們這個社會裏他絕對只有死，當然這麼講也並不意味着我們反對可以處理陶延齡在最後死，如果他的死是更能徹底地暴露社會的黑暗，更積極地突出主題思想，並能加強作品的感染力

，激起讀者對殘酷社會的強烈憎恨的話，我們是可以這麼做。然而，陶延齡最後是怎樣死呢？由於在電鋸廠受到了袁虎的冷嘲熱諷後，在仇恨和怒火交織底下，使得他不能聚精會神地工作，而意外地推進碾器更被碾死，作者這般地處理陶延齡的死是否能達到上述的原則與要求，我們感到很有疑問。

再次，是傳白蘋這人物。「生活的鞭子」裏傳白蘋本來是比延齡來得更落後，她擺脫不了小資產階級濃厚的感情，而且愈來愈勞動人民的思想距離愈遠。可是，作者對於她的毛病並沒有恰當的概括加以具體的體現，如果說有的話，那恐怕是在延齡和袁虎鬧翻後回家之時，白蘋非但不對他丈夫的遭遇表同情，反而責備他不該得罪袁虎。由於白蘋對丈夫的依賴性太大，害怕失業後找不到工作生活發生問題，一方面又對袁虎的階級本質認識不清，以為靠着親戚的情份還可以商量，挽回延齡的工作。於是她帶着個人的幻想去找袁虎……只是靠這些現象來表現白蘋落後的思想毛病，未免太無能為力了。而且，接下去在袁虎門口白蘋被用汽車載到一間酒樓，在樓上袁虎乘機把白蘋灌醉，並於當晚在旅店污辱了她。這事的發展與發生是相當的偶然與勉強的，雖然無可否認的袁虎這人物的階級本質是具有侮辱女性的獸性。但如能更具體的通過必然發生的事件去批判她的思想毛病，那才會顯得更自然和真實。

除白蘋之外，袁虎也是書中相當主要的一個人物，雖然作者有通過他逼延齡替他幹犯法的勾當，延齡不答應，他就不留情地把他開除，誘白蘋喝醉酒而污辱她，以及強姦另一位女工等現象來暴露他的面目，不過對於袁虎這一階級人物的老奸巨滑殘忍狠毒和卑鄙下流的本性，在作品中有些地方還嫌描寫的不够具體和深刻，這也許作者對這類人物的認識還不够的原因。

而蕭嚴明這人物不管在言說上或行動上，作者却還能表現出他的進步個性，這應該是個好現象；

因為，要創造一個進步人物作家首先是必須要有先進的思想和跟這一類人物接觸的經驗，否則的話，如果躲在象牙塔裏喊戰鬥，那只能創作出不倫不類，言論錯誤或沒有靈魂的所謂進步份子，根本的講不上通過這類人物的刻劃去教育和影響讀者。而從嚴明的這人物被刻劃得稍微成功，不是說明了作者有相當程度的思想水平嗎？

以上就是我們對「生活的鞭子」幾個主要人物的刻劃的一些意見。

此外，從整篇作品的結束看來；傳白蘋自殺，陶延齡慘死，光漢墮落了；蕭嚴明和阿芳却被拉了去，最後只餘下一個孤苦零仃的小孩子，無人照顧他在街上流浪，餓了就拿東西吃，……相信大家讀到這裏都會感到一片沉沉的，似乎沒有了什麼希望。我們認為：「生活的鞭子」的內容並不是單純暴露黑暗，它同時也多少地揭示了新舊勢力的鬥爭過程。在我國社會裏，新生力量的成長雖然受到種種迫害和打擊，但它是永遠被消滅不了的，目前它雖可能會趨于暫時性的低潮，但仍舊是曲折地，緩慢地在鬥爭中發展着，這是客觀社會存在的事實，可是謝明若並沒有明確地交代這點，而只是希望這到處流浪的孩子，「能在苦難中成長起來，成為一般新生的力量！」這種過低估計潛伏着的那種羣衆力量，實際上多少含着消極和悲觀的成份，許多上了年紀的讀者看了都會有同樣的疑問，難道我們這一輩子就無能為力，註定沒有希望了嗎？

文藝應該是鼓勵人們更樂觀和積極地去生活，奮鬥，而「生活的鞭子」在結束時不能高度符合這個要求，相反地，可能在讀者當中起着不大積極的效果，這是作者應該重視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有關方言的運用，作者在序裏說：「在人物的對話中，逢當地採用一些方言將會使讀者感到親切，生動，有趣和有生氣」，雖然這種見解是正確的，但作者在實踐表現上却不能

在我有生以來，這是第一次經歷到求職的「召見」。這麼多人在等待着將輪到他。這當然都是些不相同的人。他們各人的眼裡似乎都含着希望——一種和我的願望相同的希望——他將會被選中。和我同坐在同一張會見室外的長凳上的男子伸過來他的香煙。

「哦！謝謝你。」我說。同時接過那枝白而吸引人的香煙，從早上喝過茶到現在，我只抽過一枝煙而已，當然已經漏了風的。多够味呀，這才拆開的香煙。

「以前在那裏工作？」他問，溫和地。

「量馬路。」我簡單地答道，當然是車大炮。

「閒蕩不是工作。」他苦笑著說。唇上的煙枝不停地上下抖動着。

「不是職業，但這正是我的工作。」

「這就是沒有工作啦。」

「對。」

他還要再問下去，好在辦事處侍者這時來叫他進會見室去。

「祝你成功。」我祝賀他。他點點頭，來一個苦笑。

兩個坐在一張與我有一段距離的長凳上的青年人正在低聲交談着。那位將右腳交叉放在左膝上的女打字員感到有點為難和害羞。開叉到差不多到臂部的旗袍張開着，就好像食人鯨魚的大口。

人們少有注意到為「什麼辦事處的三美」侍者總是喜歡站近那位穿旗袍的打字員。而且是這樣快速地去拾起掉在地板上的東西，就算是那麼小小的一張紙條他也要拾起來。他蹲下去許久，而他的眼睛發出喜悅的光芒，他的手却在摸索着尋找掉下去一紙張。

他微笑了。女打字員也微笑了。

當剛才送我煙枝的那位男子出來之後，鈴聲又响了。聽見了鈴聲而進去的三美出來時趨近了我，問我的名字。我點點頭，邊站起來走向室內。

當我推開了會見室的門，冷氣立刻襲上了全身。好不舒暢！我慢慢地走近一行坐在一張馬蹄形桌子後面的人羣前面，任何一位被召見的人羣都知道：就是這些人，將決定你未來的命運。你的孩子，你的妻子，或是你的未婚，你熱戀中愛人的命運！

「坐。」坐在中間的一個男的說。大概他就是這次召見的主席。他是胖的，然而洒脱。他的鬚鬚經過小心的整理。我說，他最少得花上半小時去整理他的面容。看得出有點發亮的東西從他那圓臉上透出來。當然，這都是那些整日忙於尋找方法，要怎樣地去美化那些不好看的臉容的專家們的傑作。

五雙眼睛——當然是十只——死釘着我。在這

會見記

阿明·阿旺作
毅之譯

種情形下，就算最勇敢的人也會被慌亂煩擾，最少也會有點不安。

「你幾歲？」胖子發言，他的問話落在他的桌面上。

「二十八。」我答，聲音有點抖。

「二十八什麼？」坐在胖子身邊的一個突然問。是一個不懷好意的問題。

「歲。」我恭敬地答。好像被撞了一下。在我的心裡要說的是：「難道我的年紀是二十八個月或二十八天？」但這話我只說在心里，我指望上帝將會告訴他。

「幾年出生的？」胖子傍邊的一個再問，這是一個使人傷心的問題，而且也是一項壓迫，對於一

個將取得一份不到三百塊薪水的工作的人來說。

「……年……」我試着去想起年份。「哦，是三……三十四。」

「三十四年，公元前嗎？」那漢子再來他的問話，掛上一個輕微的微笑。

「想是公元前三十四年。」在胖子傍邊的一個再加一句，笑着，五個將決定我的肚子的命運的人笑着。而我，也只好笑一笑。

為什麼他們把我當作尋開心的材料，好像供人玩樂的馬戲班的小丑！我在心底罵着，但是，呵，但是為了那麼回事，這一切的咒罵僅能在腦袋裏而已。在家裏等待着的是阿茲姬和我倆的孩子！

「一千九百三十四年。」我說。事實上，我要告訴他，這一切的一切全在我的申請書裏。年，月，日子以及我的學歷。問另外的一些吧！問一些和我的職務——如果我被接受——有關的問題吧！

「在那裏受教育……從前在那兒上學？」胖子問。

「在新山。」

「什麼學校？」

「馬來學校。」

「英校呢？在那間？」

「沒有……我沒讀過英文學校。」

「這……如果沒有進過英文學校……你沒有上過英文學校……？」他不耐煩地說。當我正打算答他時，他又先開口了：「你的申請書上是怎麼說的，你又怎麼會被召來應試……？」他似乎正在翻閱我的申請書。

「但……但是……」我回答。但是這時面前的這一排人却在低聲談話了。我只好靜下來。我何必開口呢，如果我的說話沒有人打算聽的話。

他們還是秘談。我木立着，心忐忑地跳動，好像一名罪犯在等待着法官的下判。

「我自學，而且也上夜校。」當他們再注意到我的時候，我說。我看見他們微弱地點了點頭。

有扣門的聲音。在還沒有得到答覆之前，已經露出了一張使到每一雙眼睛都露出某種慾望的，尊敬的光芒的臉孔。

「是的，阿詩瑪，有什麼事？」胖子問，以最溫和的，和儘可能地裝作好聽的聲音來講話，雖然聽起來却還是這麼難聽。

阿詩瑪走前去。她的裙子的褶皺隨着腿和步伐的移動而一開一合。她靠近胖子，放下一個文件夾。當她俯下身去，某一種使人心房激動的東西在她胸部開着的「革巴耶」上衣裏顫動。

「謝謝。」阿詩瑪用英語說，當胖子簽完了那些文件之後。一面溫柔風情地挪動脚步。

「E……，阿瑪詩，如果有什麼文件要簽名，請在一點時拿來，唔？」胖子用英語說。

「但，但是一點鐘，那時間是……」

「哦，請原諒，我忘了。不過，吃午飯就遲一點也可以，不是？」這些話好像含有某種意義，而只有他倆才明白的。阿詩瑪點一點頭，拋一個迷人的眼色。男的也向她一個，對自己充滿了信心。

每一只眼睛還是死釘着那女孩子的背影和屁股，一直到她消失在門背後。

主席舉起手臂，看了看時間，坐在他一傍的朋友把口趨近他的耳朵。喃喃不清地，說：「三十四……二十四……三十四。」

主席微笑了，笑得很開心。傍坐的朋友也笑了。我試着推測着什麼是「三十四……二十四……三十四。」，也許是我這次面試所取得的分數。是，一定是我的分數。但為什麼計分的方法是這麼怪呢？

應該是百分之三十四，當然不及格。但是，計算法的確古怪，而他們說話的時候又是開心地笑着的！

過後，他們忽然間轉向我，聽見說：「好吧，你可以回去。」

我離開會見室，我知道，他們一定注視着我的背後，但，却不是好像注視阿詩瑪的背後一樣。

輪到別的人進去那間房子。但這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意義。雖然有一二個還等待將輪到他們的人想接近我，問我被問了一些什麼問題，以便他們有所準備。

我只能搖一搖頭。

「不用愁，沒有什麼不能回答的問題。」我說，使他們能安心，同時，也以此安慰自己。

當我決定離開這裡時，一個人握住了我的手。「你也來面試？」我差點對他叫出聲來。他笑了。

「說說看，在面試時問些什麼。」

「沒有，什麼也沒有。相信吧。不過，你不是已經有了工作嗎？」我驚奇地問。

他笑笑。

「有，但每一個人總希望找得一份比原有的更好的工作。」

「如果你是一位漂亮的女孩子的話，你將能夠無須面試而得到工作。」我取笑他說。

「不要取笑，說說他問你些什麼吧。」

「我說：沒有什麼。如果你不知道你今年幾歲，幾年出生，那才是荒唐。而且，你當然不會出生在公元前！」我微笑地道。

「大概你發神經了吧！萬。」他說。有點兒不高興，因為以為我是在愚弄他。

「進去吧，等一下你自己知道。但是，我保證沒有什麼不能答覆的問題，就是由你的兒子來答覆也行的！」

「有關於政治問題嗎？」

「政治？哈，你以為那些人知什麼是政治？」

「關於工會？」

「啊，留着吧！比起工會問題來，他們更加喜歡的是跟什麼人在什麼地方用午飯。不用發愁。」阿茲姬歡迎我的歸來。我倆的，才三個月大的

寶寶在她的懷抱中。她看見我沮喪的眼神，但她不願自己也陷入這種憂愁中去。她的聲音充滿着嬌柔而清朗。

「還有明天，每一個人都有明天的。誰知道，萬(WAN)明天會得到工作！」

一九六三年七月譯於麻坡

(接續第8頁)

服從這個原則的指導，如下：

「係咯，唔通除左死就有第二條路咩？」

「唔通就咁算了嗎？」

「就為咗咁？」

「拉尾，我去搵佢好多次……」

這些方言的採用，除了少數人之外，許多讀者是讀不懂得，當然更談不到感到親切，生動。一部作品要令人感到親切與生動，它必須是用大眾語言集中地反映了客觀實現的真實。

作家唯有用生動，明確的語言創造了典型形象，才能發揮它的高度感染力，教育和影響更多的人羣衆。

以上是我們對「生活的鞭子」的一些意見，其中有些地方的評說可能是錯誤的，也有些地方可能會要求過高，不過總的說一句，我們對謝明君這樣年青有為的作家是抱着很大的期望，我們希望他在文藝創作上今後能有更大的成就！

一九六三年五月廿三日



海的啓示



· 草人 ·

他坐在那長長的石堤上，兩隻手掌撐着那消瘦的面頰，前面就是浩瀚無際的大海，剛好是漲水的時候，起伏的波浪從那遙遠的彼岸，翻翻滾滾，好像千軍萬馬，氣勢雄魄地向岸邊沖來，浪夾着風中遠而近發出颯颯的聲響，當她碰到那凸起的礁石時，响起了蓬蓬的吼聲，激起了無數銀白色的浪花，毫無目的地向四面飛射。

堤岸的后面是一片幽靜的樹蔭，稀稀落落的吃風樓穿插其間，地上鋪着整整齊齊的小草，綠油油地，顯然是得到了甘露的滋潤，許許多多不知名的花兒，披着形形色色的外衣，含羞答答地伸出頭來偷看着大地，好像滿懷心事的少女碰見自己心愛的人一樣。幾行枝葉茂密的相思樹，像睡美人剛剛睜開雙眼，舉起那嬌嫩的雙手，挪動那窈窕的身枝，隨着迎面吹來的海風，輕飄飄婆娑起舞，她們不時向着那雄偉的大海，露出可愛的微笑。

兩三個小孩子，都赤着雙腳，在草地上扑捉昆蟲，那無尤無慮的笑聲，足以勾起人們回憶童年時無數的趣事。

天空是晴朗的，只有幾片薄薄的白雲，慢吞吞地向前移動。

陽光還不太烈，她透過層層的枝葉，輕輕地撫摸着大地，使人們感覺到無限柔和與舒暢。

海面上靜靜地躺着幾座奎籠，有幾隻漁船在那遠遠的地方慢慢地蠕動。海鳥，她們毫無拘束，自由自在地在海面上飛翔，她們時而互相追逐，嬉戲

時，而凝神注向海面俯沖，偶爾幾聲尖叫，展翅沖向高空……

啊！多麼美妙，多麼可愛的一個畫面呀！

他放下雙手，挺直胸脯，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他似乎沒有被這大自然的景色所感染，心情反而愈來愈沉重，像一塊大石頭，重重地壓在他的胸前，心頭一陣酸痛，幾滴眼淚不自覺地往外溢出，掉在他的大腿上。

「難道我真的是這樣沒有出息的人麼？」他自己問自己。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他和他的愛人因產生一場誤會而分開了。當時，他苦悶，傷心，多少次了，他想過要定，他再也呆不下去了，他要離開這個令他傷心的社會，到那他所日夜憧憬的地方，但是責任和朋友的勸告，他終于留了下來。

「不要再糟塌你自己了。愛情固然可貴，但她只不過是生活的一個部份，而不是全部，你還年青還有很多很多的工作需要你去完成，勇敢的生活下去吧！千萬萬雙眼在等待着我們，新的社會在向我們招手，跟大夥兒在一塊，你就不會感到寂寞空虛了，你將會覺得生活是多麼的豐富，多麼的多姿多采。」朋友這樣的告訴他。

「是的，我應該勇敢的活下去，堅強的活起來，應該將自己的愛，無私的愛貢獻給大多數的人。」朋友將他從噩夢中叫醒，從泥潭裏拉上來，他決定拋棄過去這一切，和大夥兒在一起，踏上人生新的旅途。

從此，在他的生活上起了新的變化，他再也不像以往那樣的消沉了，忘我的工作，忘我的關懷，使他變的心情開朗了，從南到北，從東到西，他和夥伴們忙碌地馳騁在祖國的土地上。

在這多風雨的季節裏，許多親密的朋友，一個一個地被大風捲走了，這使他更對現實更不滿，更堅強地站穩自己的崗位。

他現在什麼都有了，偉大的理想，偉大的抱負

大眾的事業，但是，就還有一樣東西，忽隱忽現地在他心靈的深處作祟。

有時候，緊張的工作完畢了，他會跟幾個要好的朋友，到海邊去，沉醉在海的懷抱裏或到山頭上享受着涼風的擁吻，他們打開心扉緬懷過去，憧憬將來，編織着新社會美麗的畫面。

有時候，他會獨自靜靜地沉思或者望着廣闊的天空呆呆地冥想，他總感覺到自己缺少了什麼似的，這時，她那可愛的面龐，又會偷偷地闖進他的心靈。

「唉！你是小資產階級温情主義太要不得了，失去的愛情是追不回來的，勉強的愛情只有使彼此痛苦，既然緣分已經斷了，就不應再去想了，忘掉她吧！」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這些話是他自己說的還是別人告訴他的，雖然，他有點不大願意去相信，但他却明白這話是有道理的，真理總是真理呀！

然而，戀愛的道路是崎嶇不平的呀！不是有人說過，困難得來的東西才是珍貴的麼？況且，對愛情要專一，在「沒有寄出的信」里，瑪麗亞雖然嫁給了依斯康德爾，生了孩子，但沙非鳥林對她的感情却始終如一，最後，他們終於結合了，你應該耐心地等待呀！要不然，你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他聽到好像有人也這樣說。

啊！矛盾！矛盾！還是矛盾！感情，理智，不同的想法看法相互交織着，怎麼辦呢？他胡思亂想，按理，她說過不再愛他，結合的先決條件已經消失了，還等待些什麼呢？但是，感情，那深厚的感情，使他懷念着她，無論怎樣也忘不了她。

要將自己心愛的人從心靈的深處驅除出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呵！

然而，幻想不切合實際的愛情不是傻瓜麼？做感情的俘虜，只有害於自己，影响工作情緒，這無非是自虐待呀！

太陽漸漸地升高了，潮水也漸漸地漲滿了。突

人 生 享 受 論

新 周

今年是我過粉筆生涯的第三年，也是我最多感想的一年。

未離校之前，總是聽人說過：「教育是神聖的」，「教師是靈魂的工程師」，因而，在我腦海中總有這樣的一個觀念：爲人師表者，一定是以其正確的思想光輝照耀着在黑暗中摸索的學生，指引他們走上康莊大道。然而，觀念還是觀念，現實總是現實

；如今，我不得不改變了這個觀念。

在本校同事當中，老的自然不必說。當然是老氣橫秋，不可一世，年青的，各種各樣的，有的趾高氣揚，有的玩世不恭，有的逍遙自在，如老胡，只不過是個初中教員，走起路來却是威風凜凜，談起來總是夜郎自大；老姜，是個典型的遊戲人間者，作業簿從來不批改，替學生補習還要收錢；而老程呢？更是閒哉優哉者，今晚上舞廳，明晚搓麻將。林林總總，枚不勝舉，各有各人的性格。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是享受至上論者。

某一天，我們大家閒來無事，就坐在一起聊天。

老程第一炮：「老周，我看你年紀輕輕，却是死氣沉沉，這是爲什麼

？」

老胡與老姜齊口同聲說道：「是呀，我們都有同感」

我已心裏有數，口中却故意問道：「怎樣的態度叫做死氣沉沉？我倒要請教一下」。

老胡蠻有興趣的說：「第一，一天到晚只見你埋頭埋腦的在改作業簿……」。

「第二，每次我們邀你玩牌，你總是不賞臉」老姜笑着說。

「第三，每次邀你上舞廳，你總推辭」老程緊跟着說。

老胡毫不放鬆的再說：「我再來補充，第四……」。

我已聽得不耐煩，就打斷他的說話：「的確是妙言偉論，使我茅塞頓開，得益匪淺，本人感激萬分」。吃人家的飯，做人家的工，爲人師表者，改作業簿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埋頭埋腦的改，是盡我的責任，是憑我的良心，老胡，你以爲我的態度不對嗎？」

「很對，很對」老胡說。

「打牌」這門藝術，我是外行。我沒有高超的藝術手腕，又怎能和你們共同研究呢？再者，樂極生悲是至理名言，舞廳與我當然是無緣。」

只聽老程又說道：「其實嘛，老周，你何必這麼優，一個月拿二三百元的薪水，難道要賣掉老命不成？」

「我的哲學是：只要我們在課堂上不會打瞌睡就行。學生們不是 Pops 就是 Coonies（笨的意思），給他們多作業，是自討苦吃。」

「聰明的學生，我們固然要教導他；笨的學生，我們更得要開導他，這才是教育呀！」我理直氣壯的說。

「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寶貴光陰，不要虛度」老胡趕快轉了話題。

「生命屬於人只有一次，埋頭苦幹，工作第一，這是不了解生命的真諦」又是老姜的偉論。

「生命真可貴，作業更拖累；要把人生度，享受佔第一」老程更是得意忘形的附和着。

「好哇，你們的理論基礎倒不壞，今天我可說是上了人生理論的一課」我笑着說。

「老周，老實告訴你，我是最了解生命真諦的人，因而，我的處世態度是：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我的生哲學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要豐富人生的內容，只有及時享樂；人生只有短短的幾十年，不懂得享受就是傻瓜，只有盡情享受，生命的光芒才能四射」這是老胡對人生精闢的見解。

「各位同道，現在且讓我先將一位學生的來信中的一段話唸給你們聽：「……您曾經說過，生活就是海洋，我們只是這汪洋大洋中的一葉扁舟，學習就是這隻船的舵，努力是動力。我們承認這句話是對的，可是，敬愛的老師，您可曾知道在這黑夜恐怖的大洋中摸索的我們，正需要一盞照耀我們的道路，領導我們前進底明燈麼？敬愛的老師呀，請放射出您那鋒利底光芒，照亮我們前面那幽黑暗荆棘底旅途吧！讓我們藉着它

底光芒，在黑暗中一步一步的往前進，往前進。只要有了它，我們才有足夠的勇氣，堅強的信心，去衝過狂風暴雨，越過驚濤駭浪，而順利地達到幸福的彼岸」。難道你們忘記，自己是一盞明燈？你們的生命光芒不能照亮學生在摸索中的黑暗道路，只不過是體現在盡情享受上，又有什么意義呢？」我毫不客氣的說。

這時，老程似乎是被逼上了梁山，帶着諷刺的口吻說：「老周，想不到死氣沉沉的人，還有這一套偉論，但站在同道的立場上，我得提醒你：浪費生命者是天字第一號大傻瓜，人生幾十年，何必生得那麼辛苦！」

浪費生命者雖被視爲傻瓜，但，時代潮流的往前進，歷史巨輪的往前滾，「傻瓜」總是一股動力，歷史已證明這一點。最現實的人往往是最後教養的人，最後將成爲時代的渣滓；最會享受生命的人，往往是使生命光輝永恒照射的人。

我總是替在黑暗中摸索的孩子們擔憂：成爲國家的精英抑是社會的寄生蟲？成爲人類歷史往前進的急先鋒抑是歷史列車的開倒車者？

原來不浪費生命的人，就是享受至上的人

嗚呼！爲人師表者！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告別峇河

紅許



風輕輕。
水潑潑。
我靜立在河畔凝望着優郁的峇河
笨重的渡船靠岸了，柔和的河面
被激動着，透白的水花，跳躍在渡船
的兩旁。
河風飄，水波漾。
滾滾的思潮，湧湧在我心胸。
我曾有過歌，也曾有過狂悲唱。
此刻且讓我再對峇河彈奏我的心曲。
我原是一個流浪的孩子。我走過
不少的市鎮，到過不少的村莊，也見
過不少美麗可愛的河，然而我不會在
那些地方安歇過。說不會，倒不是我
不喜歡那些地方，而是因為生活不許
我停留呵！

年前，我像在海中飄流的木塊，
偶然地飄到峇河的身邊。本想養足精
力再趕我的路，不想我却意外地得到
了一份工作。一份可以使我勉強生活
下去的工作。於是，我第一次在峇河
的身邊安居下來。

那時，我佇立在峇河的岸邊，一
種從來沒有過的喜悅，在我心中激盪
，我知道，愛情的種子已在我心中萌
芽。於是，我暗自下了決心，定要把
滿腔的情愛，完整地奉獻給峇河，為
峇河美好的將來勤辛地工作，為既將
到來的幸福，編寫祝福的歌曲。

從此，我夜夜都帶着疲乏的身體
，懷着喜悅的激情，來到峇河的岸畔
，聆聽峇河的低唱，傾吐我的心語，
我要安歇，不再流浪。
呵呵！莫笑流浪的孩子，說出前
弱的話語。試想以流浪著稱的吉普塞
人，不也有安居的渴望？

打從那天一起，我才感覺到愛情
的甜蜜滋味，才體會到安居的樂趣。
心想從此可以真正結束淒苦的流浪生
涯。可以永遠生活在愛的旋律中，却
未曾料到世事會如此作弄我，不到一
個月之間，生活又要我背（手旁）起行
旅。「這里不歡迎你」的簡單理由，
迫得我不能不懷着悲憤與峇河分離。

峇河，我不得不說再見了。
峇河，我又得像大海中的木塊，
隨着海潮到處奔跑了。

我佇立在河岸邊。
峇河再一次地唱起了歌。
峇河歌唱，歌聲是低沉而又悲愴
的呵！

（接續第11頁）

然一個大浪打來，水花濺濕了他全身
，他猛然吃了一驚，打了一個冷慄，
好像酒後甦醒過來一樣，他站立了起
來，抹了抹臉上的水珠，對着海，深
深地吸了一口氣。

啊！多麼雄壯，多麼偉大呀！那
壓積在他胸前的石塊，被那海浪捲去
吞沒，漸漸地消逝！

是的，愛情應該像那浩瀚的大海
，無邊無際，氣勢磅礴，使你永遠心
情開朗，幸福無窮，而不應該像那小

我知道，峇河為什心沉。

我知道，峇河為什悲愴。

看那滿載着我們地下寶藏的鐵船
，放肆而又沉重地壓在峇河的身上，
得意地朝向遙遠的海疆行駛，這叫負
荷過重的峇河怎能唱出歡樂的歌？

礁那葉葉小舟，顛波在鐵船的旁
邊，聽那頭垢面的舟子，拉着沙啞
的喉嚨，向岸上的行人殷殷邀請，這
叫善良的峇河又怎麼能不心沉呵？

還有峇河養育着的可憐孩子，蹲
踞在峇河的身邊，滿臉憔悴，滿眼失
望，峇河又怎麼能不悲愴？正如慈母
看到愛子在落難，怎麼會不流淚？

峇河唱着歌，低沉緩慢地唱着歌
我聽着，我低徊不已。

然而我再也不能長留在峇河身邊
，再也不能對峇河說着安慰的話語，
唱着激勵的歌曲，我只能，噢！我只
能說：再見！峇河，再見！

啊！峇河！讓我再一次向你揮手

小的溪流，狹窄而纏綿，使你多愁善
感，意志消沉。

只有懂得幸福的人才能得到幸福
，只有了諳愛情的人，才有幸福的愛
情，但是，幸福的愛情必須與大眾的
事業互相結合，才有偉大的意義。

他抬起頭，仰望着那蔚藍色的天
空，撲撲幾聲，兩隻小鳥，雙雙并排
，悠閒地從他頭上飛過，他的視線緊
跟着她們的身形，逐漸地向那陽光出
現的地方遠去……

北上的車不再等待了。

我原本沒有想到會愛上妳，也
不會料到會離開妳。

再見！峇河！讓我再看妳一眼。
妳那含着淚的眼睛，那火熱的雙
唇，教我無法帶走我的心。

峇河，別了！
峇河，再見！

只要我心不死，只要海水不乾，
我定然還要回到妳身邊，彈唱幸福美
好的歌呵！



妳，走了！
留下來的只有妳底
柔婉的聲音，
清秀倩影。

我不知輕輕喚妳多少次了，
但總得不到妳的回聲……
月亮從東邊爬上，
星星冷落陪着月光，
我唯有思念！
掛懷！
祝福！

當風暴湧起時，
我望着蒼天祝福妳平安了

走遍了蒼山碧海，
熬斷了肝腸心胆，
還是見不到妳底倩影！
追不着妳底芳踪！
聽不到妳歌聲！

春天來了
燕子飛回，
秋天來了
楓葉淅落。
而妳難道永不再回來了嗎？

我等着妳，
等着妳，
等妳回來，
在我們幸福生活的那一天。

妳的思想，
妳的愛情，
依然活在世上，
依然活在我底心扉！

我傷痛！
我繫念！
但我不忘工作，
創造！
我將以我的成績，
迎接妳的回來！
因為我知道妳沒有死，
而是活動在另一個天地裡！

願妳回來的那一天，
這裡再沒有呻吟哀聲，
飢餓幽靈，
我們將幸福的歡笑！
我們將自由的生活！

煙影



柳遠

稿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



單薄的毫衣，
遮不了光白的大腿，
瘋狂地祿舞着，
這是消沉？
這是生活？
當妳被掌壓在他的懷裡，
但願不是妳的精神。
當妳被迫裸露在牙床上，
但願不是妳的靈魂。
當妳被搾吮在他的懷裡，
但願不是妳底熱血。
暴風雨來得越大，
小燕子更英勇地，
穿利在兩箭裡
憑着妳的灼熱的心，
和健壯的靈魂，
妳就堅苦地忍耐吧，
把他窒死在牙牀上。

但願妳憧憬日子，
就如妳那雙明眸，
那麼的美麗，
那麼的明亮！
以遙遠天際中，
突破重圍烏雲，
顯現在妳底眼前。

給舞女

楊史堅

稿於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發霉的日子

嚴梅

濛濛的細雨中，我獨自來到了黃昏的河邊，黃昏的河披着一層薄紗，散着溼溼的濕氣。黃昏黑得一切迷濛了。

「唉！這惱人的發霉的日子！」我輕輕嘆了口氣。

「正因為在這發霉的日子里，一切在發着霉所以我們要爭取太陽來暴曬，趕走重重的霧氣。我們不能讓熾熱的心在這沒有發出灼人的火花時就消失在嘆氣中。我們應該將感嘆化為力量化為勇氣去迎接晦澀的日子。你看！多少人失業街頭，多少人在生活的重擔下苟延殘喘，多少人背着時代所付予的十字架。可是還有許多人沈迷不醒，許多人在發霉的日子里發着霉！」鵬的沈着有力的聲音在我耳邊响起。我感覺到眼前不再迷濛了。

可是鵬並不在我耳邊，剛才的話語不過是我回憶里的片段。現在的鵬也許正和胶工們在工人宿舍里快樂的唱着歌呢！

我輕快的笑了。也不顧慮到天在下着毛毛雨，就信步在橋上走着。

忽然，前面一個高高瘦瘦的背影吸引了我，那不是智嗎？

於是我加快脚步追上去，直到他背後才喚了一聲：「智！」

智像從夢中忽然被驚醒，惘然的應了一聲，直到發覺是我時，才驚喜的吐出：「強，是你啊！」「智，你瘦了，這年來你做什麼啊！在做工嗎？」我提出了問號。他默默的低下了頭，我已經猜測到答案了。

我們並肩默默的走着。只不過一年不見，智已由一個滿腔熱情，快樂活潑的小伙子變成一個悒悒寡歡的青年。我不由的感慨環境的影響力。

忽然，智嘆了口氣說：

「唉！失業。失業！這是什麼鬼世界？到處泛濫着失業的浪潮，我現在就在這失業的洪流中沈浮！」接着他又憤憤不平的說：「他媽的，高中生就只有量馬路的份兒。早知如此，我也不到學校里去受這十多年的罪了。」

「現在不只你一個人失業，千千萬萬的人正遭受到和你一樣的命運。不只中學生，甚至大學生也是如此。」一個這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你不能因為受了教育還要失業就抹煞了教育的意義。一受教育並不是純粹爲了找工作。」你以前不是說過嗎？

「以前是以前。現在證明以前的看法都是錯誤的。以前的想法太天真了！我滿以爲畢業以後大可轟轟烈烈的幹一番事業。可是現在怎樣呢？現實把我的理想套上了絕望的枷鎖，社會將我的熱情推入冰天雪地的深崖。現在落得個工作無門。」

「哦！你家里不是務農的嗎？你不是可以幫忙家里，這同樣也是工作呀！」

「一個高中生還要拿鋤頭？哼！我才不做這沒出息的工作呢！就算我要做吧！也要被人取笑。」

「你記得鵬嗎？他現在在永安園割胶。工餘之暇，他也教工友們唱歌識字，這不能說他沒有出息呀！」

「哈！高中生，割胶？笑話。我真後悔當初不

進英校。要不然，現在至少也撈得個「財副」的職位。」

我心中有着千言萬語，但對着他却彷彿都說盡了，他在我眼中變成了陌生的人，我爲這陌生感到了悲哀！

沈默包圍着我們。這時我才發覺衣服已被毛毛雨淋濕了。再被黃的風一吹，就打心底冷了起來。

一會兒，走到了橋的盡頭。智說要回家去，我們就分了手。我仍徘徊到河邊，回味着和智的談話，我不禁又想起了鵬。

鵬也是一個高中生。可是他從來沒有卑視過勞力的工作。他曾說：

「工作是不分貴賤的。只要是對大眾有益的，不管是勞心或是勞力的，都是高尚的，有意義的工作。在這到處泛濫着失業浪潮的社會里，許多智識份子仍抱着智識份子的自尊，輕視勞動，因此他們普遍遭到失業的厄運。於是大喊畢業就是失業，大嘆工作死門，滿懷的凌雲壯志被拋下無底的懸崖，滿腔熱情降到冰點。於是他們消極了，甚至自暴自棄。如果智識份子能拋棄他們固有的清高感，走入勞動羣中去，必可縮短失業的隊伍。強！讓我們畢業後走入勞動中去和樸素的勞苦大眾生活在一起吧！

鵬先我而畢業了。他實踐了自己的話，毅然的走入勞動羣中去，拿起了胶刀。起初他受到人們的耻笑，但他不理世俗的非議。站穩自己的工作崗位。同時他也沒有荒廢掉他十幾年來所得的知識，他利用工餘的時間將知識灌輸給工友們，而且積極從事寫作，他的作品充滿了生活的氣息，反映了工友們的生活。

在迷濛的細雨，重重的霧氣中，我彷彿看見他在愉快的微笑。雖然生活裏充滿了血和淚汗泉和土味，壓迫和剝削。

生活的信念使他發出了微笑，驅散了胸中的霧氣。

在這發霉的日子里，他並沒有發霉！

火 的 道 路

史

加冷河上閃灼着月亮的銀光，柔和的風從遙遠，海洋吹到這勞動公園的堤岸上，吹拂着在欄杆邊倚靠着的對青年男女。

他們是散步了一會，才到這兒來吹海風的。他們看着海水，看着水面上的一大輪船在月光下的黑影，和岸上輝煌的燈火。

那女的把被風吹亂了的頭髮掠到腦後，眼睛看着鱗光閃閃的河水說：「這兒倒還靜，也很涼爽。」

「當頭腦被會考問題搞亂了的時

候，到這兒來散散心，倒是不錯的。」
「那男的說。」

「但是，我們很少有機會呀！」
她回頭看着附近一雙髮倚偎在一起的情侶說：「我們不像他們，他們晚上的時間除了「打鐵」，似乎就沒有什麼好做了。」

「是的。」那男的說：「以我來說，我被會考問題搞亂了頭腦的時候還是很少的呢；妳是知道的，這不是我的功課好，而是時間太少，常常把功課丟在一邊了。」

再過一個禮拜就要會考，我看你還沒有準備一半吧？」

「別說我，你自己還不是一樣，」那男的兩手按着欄杆說：「今年妳在分會的工作加重了，妳的功課不也應付不來嗎？」

於是，他們相對地笑了。

「我們是爲了工作才把功課放鬆了的，說起來還值的，但現在想起來，也有點不妥當。」她兩在自我檢討似的；「我們是班長，功課不會比人強，一般的同學就不佩服我們，我們在學校做的工作就很差。」

「對了，那陳紹昌有一次還當面諷刺我說：『梁萬全，你是班長，第一名是穩拿了！』他是代數拿了一百分，在顯威風的！」梁萬全說。

「那沈桂金——這次和陳紹昌同流合污，鬧畢業特刊問題的那個潑辣貨，也故意對陳紫雲說：『妳那個好朋友李紅英，功課不比別人好，也好意思做班長呢！』陳紫雲瞪她一下白眼，她才不敢再說下去。」李紅英說。

一隻小摩多船從獨立橋底下「卜卜」地鑽出來，向河口駛去，留下了後面小小的波浪在抒大……

梁萬全凝視着那水浪向岸邊滾來，越來越微小，還沒有到岸邊就消失

了；其實，他腦子裏還是想着剛才的問題。

「我覺得很慚愧，」看他了一下李紅英說：「今年我在班上的工作太少了，本來有許多中間同學都可以爭取的，但我們都沒有很好去做，以至於我們班上的好同學這樣少——其他班有十多個，我們班上只有六七個而已！」

「依我看來，這有兩個原因，」李紅英頓了一說：「一方面是我們班上比較多「央基」派，我們沒有很好去影響他們，加上有兩個搗蛋份子，很容易就把他們拉過去了；另一方面是我們這些同學沒有羣衆作風，認爲那些中間同學不夠進步，不值的來往，反而孤立了自己！」

「在這一點上，高笑明同學尤其值得檢討，」梁萬全想起了高笑明對待同學的態度，就感到不滿：「老高總是以爲班上的同學思想起固定了，很難爭取」；有一次他對我說：「中間同學全不可信任，個人主意思想太重，只知道照顧自己，不知道什麼叫做集體利益！」妳看，「他這樣子怎能和同學接近呢？」

兩個警察在他們身邊走過，把皮鞋在石板上踏的「殼殼响」。他們是這一帶巡邏的警察。

「就是這樣啦！」李紅英把聲音稍微壓低了：「所以這次陳紹昌在班上鬧畢業特刊的事，中間同學都不大關心，都不支持我們；雖然他們知道陳紹昌是在故意搗亂的。」

李紅英想起了畢業特刊的事——

陳紹昌找到李紅英，把他那一生下來就有點微駝的背挺直，顯得很神氣地說：

「我代表班上——一半以上的同學，向你們班長提出要求，我們要求每個同學應得畢業特刊二十本，否則你們要把賬目公佈出來，不然就是你們進步份子吃錢！」

李紅英見對方態度這樣壞，心里非常氣，真想一個巴掌括過去，但她還是忍住，很和氣地說：

「你要知道，這不是我們一班的事，而是全體畢業班的事——級長會議決定一個人兩本，大家都一樣，沒有誰是特別的。」

「哼！你們班長和你們的進步份子就特別啦！」陳紹昌以爲對方怕了自己，兩手插起腰來，神氣而不屑地說：「我警告妳，如果不答應我的要求，我要在班上暴露你們。」

這時，梁萬全，高笑明，趙一青，周思文等同學也圍上來，但一些普通同學却不感興趣地走開了。

「級長會議是由校方主持的。」梁萬全說：「你有什麼不滿，就向校方抗議好了！」

陳紹昌看看對方的人多，自己的人不够，就說：

「等着瞧吧！現在不是一九五六年，不是你們的天下了！」說着就悻悻地走開了。

當上課的時候，陳紹昌和那位禿頭風眼的先生小聲談了一陣，就回到座位上，站起來說：「各位同學，我本來不願浪費上課的時間的，但是，

我們的班長頑固，而且獨裁！我要求每個同學給二十本特刊，他們不答應，我希望同學們表示意見！」

那「濃辣貨」沈桂金好像約好了似的，接着就站了起來，張開了她那一回到家里就塗口紅的闊嘴，聲音像是破銅鑼一樣：

「進步份子要吃同學的錢，我們應該反對！」

另一個流氓樣的同學，把兩隻姆指插在褲頭上，幾乎把他短的要掉下來的褲子也弄脫了，他站了起來，把頭一歪梳得像一堆牛糞那樣的「加里卜」抖了一抖，瞪着圓眼說：

「進步份子要吃錢？哼！沒那麼容易！幹令——」他差一點把「幹令老母」四個字罵出來。

于是梁萬全站起來說：

「各位同學，我們班長做事什麼時候吃過錢？大家相信我們這樣卑鄙，會吃大家的錢嗎？這全是造謠生事！特刊的賬目是一定要給校方檢查的，難道校方也和我們聯絡吃錢嗎？這顯然是故意破壞！」

同學們都不大關心這些事，有些不耐煩地望着窗外，有的拿出習題來做，有幾個女同學聽了兩方面的發言，很有趣地抿着嘴笑。

高笑明沒有注意同學的反應，站起來提高嗓子說：

「陳紹昌是搗蛋份子，專門來學校破壞！沈桂金是他的情人，當然幫他說話，我希望其他不明事理的同學，不要上他的當！」有幾個陳紹昌的人故意在底下大聲地怪叫，高笑明不

管，把聲音放得更大：「他們侮辱班長，就是侮辱同學，因為班長是同學選出來的！他們也是侮辱學校，因為校方信任班長！」

怪叫聲越大越大，蓋過了高笑明的話。

「靜靜！靜靜」那個禿頭先生看看鬧得不成樣子了。拍着桌子說：「他們的事情以後再談，現在要上課！」

海風又吹亂了李紅英的頭髮，她不去管它，不滿地對梁萬全說：

「當時，那些中間同學，根本就不理不睬，更沒有人表示意見！」

「這也不能怪他們！」梁萬全挺了一挺腰，說：「這正說明我們平時的工作做得太差了。」

「這班長的責任最大，我們本不該把太多的時間放在校外，」李紅英無限感慨地說：「可是我們已經要離校了，當我們發現了自己工作的缺點，已經來不及補救了！」

「以後，對於我們周圍的幾個朋友，倒該拉緊才對，」梁萬全的小而有神的眼睛眨了兩下：「我們的幾個「好同學」，其實還有很多缺點，思想還不是很澈底的。」

「是啦，我最擔心那個頹廢詩人周思文，他太悲觀了，就以他的文學前途來看吧！」這樣的發展也是很很樂觀的。」

「我覺得很慚愧，和他同班了一年，只知道他家窮，還不了解他悲觀的真正原因，以後，倒應該多和他接觸。我聽他平時的談話，好像曾經

有過什麼不幸的遭遇似的。」梁萬全慢慢地說，一會思文想起什麼：「我聽老高說，莫來香好像在追求周思文，妳看有這個可能嗎？」

「這很可能，」李紅英說：「莫來香常常故意拿功課去請教周思文的！」

李紅英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以他們後面喊起了一個聲音：

「嘿！老梁！」

他們回過頭去看，原來是高笑明「要死，這麼大聲，嚇了我一跳！」李紅英笑着說：「我們剛剛談起你！」

「談起我？」高笑明立刻收斂了笑容，心想：你們在背後談起我做什麼呢？莫非是在說我的壞話？哼！看老梁不自然的臉色就懂！這傢伙自以為是老大哥，以為自己很強！我才不佩服他呢！高笑明想了許多，但他沒有把他想的話說出來，只是說：

「今晚的月色這麼好啊，」他別有含意地看看李紅英：「怪不得你們談到這麼夜，忘了回家啦！」

梁萬全看了看錶；啊！快十二點了，勞動公園的遊客大都回去了，只有幾盞路燈還在發出蒼白的光！

「你為什麼這麼夜還出來？」李紅英問。

「那些會考資料，都是些莫明奇妙的東西，看了就討厭，不出去走走煩死了！」

「太夜了，我們回去吧！」梁萬全說。

高笑明有點奇怪：「為什麼我一來

他就要說回了呢？一定是做賊心虛，怕我聽了他們的話！但他沒有說什麼，跟着梁萬全向舊加冷機場走去。

「老高，周思文在房間嗎？」梁萬全問。

「那傢伙不在才怪呢！視會考如命！」

「聽說他家窮，希望他畢業後能賺一些錢回家。」李紅英說。

「說穿了還不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在作祟！」高笑明把嘴向右一歪，不屑地說：「功課有什麼用？理論不強，思想認識不高，充其量是「老務伯」(客語：笨伯)一條！」

「那不能這麼說，」梁萬全很和善地說：「理論總是以不強到強，思想認識總是從不高到高的——還不會走的時候，不能一下子就要他飛呀！」

李紅英沒有梁萬全那種耐心去和高笑明說理，她直說：

「你總是把人家看得一文不值，你大概只佩服自己吧！」

高笑明被說得臉紅紅，很不爽快地看了李紅英一眼，他想：你們有什麼資格來教訓我？笑話！但他仍然裝着笑對李紅英說：

「我還佩服妳啦！妳的嘴很厲害！」

李紅英不答他。

他們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一直走到舊加冷機場的住宅區，李紅英說：「分手啦！我回去！」於是梁萬全和高笑明走回周思文租的房子去了。

早上七點鐘，溫暖的陽光從窗口照進房子里來，照進了周思文的書櫥里，幾本徐志摩的詩，在陽光下還是那麼灰暗。

陽光照在周思文削瘦的臉上，他們眼睛感受到陽光，使他做了一個短暫的夢，莫來香在對他笑，在向他招手，他定睛一看，那向他招手的又好像魔鬼，猙獰地對他笑，他一驚，就醒了。

他張開眼睛，極力把剛才的夢忘記，莫來香的影子一在他腦子里出現，他就把她趕走了。他自責道：

「還不是你這個問題的時候呢！你應該把精神集中在會考上！」他一看旁邊的高笑明，還睡得像豬一樣，而梁萬全伏在桌子上不知道在寫什麼。

周思文覺得頭腦還昏昏沈沈的，本想再睡一會，但一想起桌上的一大堆功課，就兀的跳了起來，趕緊洗刷去了。

洗刷完畢，見高笑明還在睡，就去推他：

「老高，七點啦！你昨晚不是說今天要早點起身嗎？」

高笑明掀開了蓋在頭上的被，睜開眼看了周思文一下，翻了一個身又睡了，但嘴里還喃喃地說：

「休息是戰鬥的準備，有一個偉人曾經說過的，你難道不知道嗎？」

周思文搖了搖頭，心里想：他總是有理由的，但他却浪費過很多時間

！唉！人生幾何？會考是六年心血的最後關頭啊！還談什麼休息！

他翻了華文書來溫習，當他翻到杜甫的詩「兵革行」時，他就想起了杜甫許多血淚的詩篇，想起了「三史」，「三別」……他想：唐朝自從安史之亂後，百姓的生活多苦啊，而這些痛苦，今天的人還要承受着，人生……，人生就是為了受苦！他不禁默默地背誦着杜甫的「春望」：

國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傷心……

這感時傷事的詩，和他的心情很合拍。他不禁想起了家園，呵！那是一頁慘痛的記憶啊！一想起家園，他就不禁「唉」地嘆了一口長氣。

梁萬全覺得有點奇怪，就抬起頭來問他：「你為什麼唉聲嘆氣呢？」

「我讀了杜甫的詩，就想起了悲慘的生活，我想起了我不幸的往事……」

梁萬全放下了筆，很關心地看着他：「你有過什麼不幸呢？我很想知道，你能告訴我嗎？」

周思文想：十多年了，除了小學時候的楊先生關心過我的生活之外，就沒有人像梁萬全那樣問起我的身世了，雖然趙一青在經濟上曾經給我很大的幫助，但他從來不問我的身世，他好像並不關心這些……我多希望有人能真正的了解我，在精神上給我力量呵！現在，既然梁萬全願意知道我的過去，我怎能不把心底的話向他

訴說呢？……於是，周思文把他的往事向梁萬全說了。

原來他是有家園的，他的家園，是二十多英畝的膠林，是他父親和母親用雙手開闢的，可是在一九四八年開始的烽火中，就化為烏有了。他們離開了家園，不能再回去了。最令他痛心的，是他的父親，在烽火的日子裡，無緣無故被打得遍體鱗傷，回來吃了鐵打藥酒，這是沒有用，在吐了兩次血之後，就與世長辭了。那時，他才十二歲。這是他悲慘生活的開始，他和母親哭了兩天……

每當他想起家園，想起那段日子，他就傷心起來。有一次，他在很激動的時候，寫了一首詩，叫「家」：

想起了家，
我就想起了那荒蕪了的膠園。
我的生命就像那即將枯死的膠樹

沒有生機，沒有希望！
我們的生活啊
就和陰沈沈的天空一樣
佈滿了黑雲

永遠也照不進一綫的陽光！
他不會忘記，自從他們搬離了膠園，自從烽火燃燒的日子開始，他們的生活就愈加難過了。

那時候，他們簡單地搬幾件重要的東西，到一個「安全」的村子里，向一個園主「問」了一份膠樹來割。

這里的膠樹大概是馬來亞最劣等的了，樹幹都生長得不均勻，有的很

大棵，有的只有拳頭那麼大小，都可被割的周身「創傷」，就像患了天花症的病人一樣，能够下刀的地方都佈滿了凹凸不平的「瘤」。上面只有幾種短短的樹枝無聊地指着天空，樹葉也疏疏落落的，沒有鳥兒願意停在上

面休息。
周思文和他的母親，每天一早就起身，點起股燈去割膠。起初是他母親割，他點火；後來周思文也學會使用膠刀了，就索性自己點火自己割。兩個人一起割，更省功夫。有的他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也幫忙「割杯子」。

每天早上九點多就割完了，可是那些樹膠，像垂死的老人割不出血一樣，許多杯子里只有幾滴膠汁而已，以前，在他們自己的膠園中，有很多膠樹，都可以割到半杯或滿杯的膠汁，可是這里連一棵可以割的半杯膠汁的膠樹都找不到。

他們每天只可以割到兩塊膠片，和園主對半分，只得一片，不到兩片，不到兩塊錢，然而，這却是一家五口的生活啊！

這樣的日子怎樣過呢？周思文的母親只好再種一些菜，勉強把日子挨過去。

園主是非常刻薄的，有時膠汁太少了，他就滿面烏雲，瞪了雙眼，對周思文的母親這樣說：「為什麼少了？莫非被誰偷了？」

「不好這麼說，頭家，我們那敢偷，偷了也沒有地方賣呀！小小的村子，還包得住嗎？周思文的母親說，

「廢話，以根嫂割時，每天有三塊，你們才那麼沒用——鷄手鴨腳！肢體還給你們割破很多。」他睜大的兇眼逼着她，她心里着實有點害怕。

周思文心里想：現在怎比以前呢？你不看現在膠樹已經要枯死了，而膠園的草又不叫人給鋤光，讓它們滋生蔓長！你說膠樹割破了吧，你不看看你的樹幹是什麼樣，痲瘋一樣的樹皮就是最好的膠工也不得不割破的！

「以後我們留心就是了——大概是思文小孩子，不細心吧！」他母親一邊對園主說，一邊又憐憫地看一下周思文，好像說：「孩子，你暫時委曲了吧！這是不得已的！」

周思文開始覺得自己處在屈辱的地位了，他開始失去了孩子應有的天真和歡樂。

園主的兒子貴福，對周思文一點都不尊敬，常常欺負他。

有一次，周思文用彈弓打鳥，打死了一隻鶉鴉，給貴福看見了，氣沖沖地走過來，搶了他的彈弓，一把折斷了，把它丟在地上，插起雙腰神氣地說：

「哼！膠園是我父親的，膠樹上的小鳥也是我們的，誰再敢打，我叫「四目狗」咬死他！」

「幹令老母！」周思文一氣，一拳就打在貴福的臉上。

貴福哇哇地哭起來，奔回家去告狀。貴福的母親拉了貴福向周思文家走來，看見周思文的母親，就破口大

罵：

「你家的短命子，把我的貴福打成這個樣子，」她指着貴福臉上一塊黑青的地方說：「不想想你們窮鬼子吃誰的飯，還敢打人！」

周思文的母親折了一條樹枝，不問青紅皂白地拉了周思文就打，打得他周身傷痕，哭得在地上滾。

她是要讓園主婆消氣，故意在她面前這樣打周思文的，其實，她心里多麼疼楚呵！

園主婆見周思文被打得太過了，才悄悄地拉了貴福回去。

園主婆走後，周思文躲在一邊哭，他母親憐憫地看着他，忽然一串眼淚從她眼眶湧出來。周思文看見母親哭，自己反而不敢哭了。

她走過去脫開了周思文的衣服，替他在傷痕上塗了藍藥水。一邊傷心地說：

「人家是頭家的兒子，我們是工人，你怎麼可以打他！」

「他折斷我的「拉士的」！」周思文委屈地說：「我不甘願！」

「可是，你要想想你母親，還有你弟弟妹妹！」她把口氣放緩和一點：「我們吃人家的「頭路」，有什麼辦法，如果園主把我們趕走了，我們要吃什么？」

周思文又感受到自己處在屈辱的地位，他雖然很不滿意自己的地位，但他想：這有什麼辦法呢？我一個人可以死，但母親和弟妹，却不應該死呀！

從此，他開始沈默了，他開始忍

耐着屈辱的環境下生活。

他母親勉強把他送到學校去讀書！可是因為他家窮，一些有錢人的兒子就欺負他。有一次，貴福和另幾個同學把他按在地上當馬騎，他掙扎着站了起來，舉起拳頭要打架，但他一想起上回被母親打的事，他就把拳頭放下來，忍聲吞氣地走了。

「胆小鬼，要打就來！」貴福在後面嘲笑他。但他不睬。

他在這種屈辱的環境下生活了許久，沒有友誼，沒有溫暖，年紀輕輕的就像老人一樣感到寂寞。生活久了，他似乎也習慣了。然而，就正因為習慣這種屈辱的生活，造成了他沈默，自卑，憂鬱的性格……

高笑明忽然掀開了被，兀得爬起身來，伸了個懶腰，呵了一口氣。周思文的故事也就被打斷了。

梁萬全看見他眼裏閃着淚光，本想問他後來的情况，但周思文嘆了一口氣說：

「唉！那些事情說他做什麼呢！說了也沒有用……還是準備會考要緊！」說着，就翻開了華文課本。

梁萬全想：接下去，一定還有更辛酸的遭遇……就同情地說：

「你的遭遇是不幸的，正如許多窮人一樣，但是，你是否知道它的原因呢？」

「窮，窮就是痛苦的原因，所以我要把會考準備好，將來才有出頭的希望！」

「未必吧……」梁萬全想啟示他。

「你不要打擾我……」梁萬全看他不耐煩了，只好不再說。

高笑明不懂他們談什麼，不耐煩地看錶：

「啊！九點了，老周，為什麼不叫我早起？」

「我叫了你，你說休息是成年的準備！」

高笑明依稀記得自己在睡夢中講了這句話，就笑了笑，洗刷去了。他剛要走出房門的時候，忽又轉回來對周思文說：

「我昨天傍晚遇見莫來香，她叫我通知你，去她那邊一趟，關於功課的事！」他頓了一下，又頗有含意地把嘴歪在一邊，說：「誰知道她不是關於功課的事呢！」

「老是找我問功課，」周思文不耐煩地說：「上一回也叫我去，只和我聊天而已！」

（待續）



時代的浪花

。少基。
(為浪花創刊而作)

這是祖國文壇的死海，
到處是一片沉寂淒涼和苦難……
這里，
沒有自由船兒漂航，
也沒有絲毫風浪，
多少美麗的理想，
壯麗的願望
都不幸在這兒夭折，埋葬……
如今，
祇留下疊疊痛痕創傷，
徒供后人感傷憑弔……
誰也不敢對它抱着理想，寄予厚望，
認為在這兒建立理想；
是近乎妄想夢幻！
可是今天怎麼啦！
它却銀光輝映，碧波激漾。
是誰，
如此斗胆，
難道慘痛的前例已經遺忘？
啊！
挺身叛逆的——
是那個強波浪。
瞧！
一個捲來波浪……又一個疾沖波浪……

啊！
一個不平凡浪花——躍然出現了，
它——
是出自雄偉的波浪！
呵！
驟然一個時代浪花。
驚醒了多少人的遐想。
驚醒了多少人的沉緬，彷徨！
是什麼，
賦予這無比堅強力量？
是什麼，
使現實主義文藝萌芽——
——在這沉沉壓力底下！
它——
令多少祖國兒女鼓舞，激動，雀躍！
呵！
是那偉大的時代，
才有這不可抗拒的力量。
它使我們更堅信一個真理：
祇要太陽一日不停止旋轉，
地球不會永遠黑暗。
總有那麼一天，
祖國的文壇死海，
也要洶湧澎湃，
要奔騰在南中國海，
也要奔向馬六甲海峽，
自由船兒在海闊天空馳駛；
是那麼逍遙，自在！

後 話

我們感到非常抱歉，浪花遲遲才出版，致使許多文友不斷地寫信來催問，我們謹此向大家保證，將盡我們最大的能力，如期出版并盼望大家多批評，多指教，多賜稿！

最后，我們亦感謝熱愛本刊的朋友，刊登廣告，賀詞，因篇幅有限，另外一些只好留待下期刊登了。

編 輯 部

浪花月刊創刊誌慶

要敢說、敢怒、敢罵、敢笑

寫出人民大眾的心聲

雪蘭莪

沙秀叻村：	十五碑：	新士毛月村：	蕉賴三條半石：
盛興號	民衆公司	利民公司	合衆公司

新安村邦：	新增江村：	加影山錫米：	蕉賴九里新村：
益羣公司	聯合公司	利羣公司	大眾公司
			消費合作社

全賀

浪花月刊創刊誌慶

★

讓馬華文藝開

★

出燦爛的花朵

★

雪蘭莪

蘇華	翁元瑟	張文進	鄭俊武	廖月英	潘鳳英	黃茹茵	陳秀英
張美蓮	蔡玉蓮	莊秀蓮	蔡美蓮	邱一波	陳精明	顏南裕	梁遠芹
陳小娥	王仁樞	蔡介威	謝仗先	蔡添生	藍曉岩	許博義	張玉愛
							黃世民

★

全敬賀

浪花月刊創刊誌慶

遵循大眾化文藝方針

發揚新現實主義精神

半山出版社敬賀

南邦貿易公司
 NAM PONG TRADING CO.,
 No. 207, JALAN IPOH,
 KUALA LUMPUR.
 電話：二三〇五九 Tel. No. 23059

燕明中西女服
 吉隆坡十五碑根登哥包律二十二號
 電話：八一八三八
 No. 22, JALAN KANDANG KERBAU,
 KUALA LUMPUR.
 Tel. No. 81838

本專文用運用歐鈞用精印諸光無歡
 號營房具動品美魚具製章君顧任迎

精工裁製中西女服款式時髦取價廉宜保證滿意

浪花月刊創刊誌慶

發揚健康文藝

星洲：國雄章慧紹明陳君敬青無名
 洪君林君曾君馬君子夜石成 全賀

浪花月刊創刊誌慶

消滅黃色文化

吉隆坡
 陸鳳培
 陳大義
 德修
 江幼
 初瀾
 陽苗
 明
 賀全

浪花月刊創刊誌慶

文藝之光

蘇松盛敬賀

—— 君需要
印刷精緻文件
請電話 ——

榮耀印刷出版社

承印：

各種文件
雜誌權利
取價公平
起貨快捷
保證滿意

印刷部：
No. 10, JALAN ANGSANA,
SETAPAK,
KUALA LUMPUR.
TEL: 61689

辦事處：
No. 68-A, PASAR ROAD,
KUALA LUMPUR.
TEL: 86998

浪花月刊創刊誌慶

吧生
明夫今
華蓮化
揚揚
為真
全賀

專營
各種方言唱片

英和唱片公司

吉隆坡茨廠街廿四號
電話二一八三五

Ying Woh
RECORDS CO.,

24, Petaling Street, Kuala Lumpur. Tel: 21835

聯和公司

雪蘭莪沙登新村戲院街
門牌二十六號A

本號代理花沙尼汽水



SHARIKAT LEN WO H

No. 26. - A, JALAN PANGGONG WAYANG GAMBAR,
SERDANG BAHRU, SELANGOR.

本號代理金杯煉乳

電話：二七〇
Telephone 270



本號專辦
糖油米豆
麵粉京菜
雜貨中西
罐頭食品
山珍海味
洋灰白錫
等等發售

雪蘭莪花園

SELANGOR NURSERY

No. 72, GOMBAK ROAD, (3rd MILE STONE)
KUALA LUMPUR.

Telephone 61955

主任：余銘貴

本園專辦各名胡花
園辦地貴姬種花
葉花枝殺劑料盆諸光無歡
種葉枝虫肥花等君顏任迎

承接電器水喉工程
精修各式電器用具

南光電器公司

No. 58, MAIN STREET,
JINJANG NORTH,
KEPONG.

吉隆坡甲洞路
增江新村北區大街
門牌五十八號

PRINTERS
BOOK-BINDERS
EXERCISE BOOK MAKER
AND
PAPER IMPORTERS

三 集 成 公 司 三

A CLASS BOOK
of
GENERAL SCIENCE
for Forms I, II & III
by
K. T. OOMAN
LEONG KEONG
National Language
Library Book
in Series.

CHIP SENG & CO.,

P. O. Box 917

Cable Address: "CHIPKOH"

KUALA LUMPUR.

Office:

19, Jalan Cecil, Kuala Lumpur.

Tel. No. 85447

Workshop:

Lot 14, Light Industrial Area,
4¼ Mile, Klang Gates Road,

Tel. Nos. 61502/61479

文 化 服 務 社

CULTURAL AGENCY

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UALA LUMPUR.

TEL. No. 25861

電話：二五八六一

專 營

各 文 紙 墨 信 蠟 諸 光 一 歡
種 具 張 油 封 紙 君 顧 律 迎